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六十五回 頌異數鐵券報功 乞假期錦衣歸里

卻說素娘聞夢鸞小姐回府，連忙迎接，慌的梁氏邁開老腿，往外飛跑。這一番見面重逢，悲喜俱有。高老爺正陪任守志說話，聽說送小姐回府，連忙起身，別了任義士，走出書房，迎接太監，望闕謝恩。送出府門，這才回至後堂。這小姐今朝得見生身父，恰好似刀攪柔腸劍刺肝。往前緊走三五步，雙膝跪倒在面前。目中慟淚如珠滾，手抱磕膝哭軟癱。高公此時如酒醉，心如刀攪淚如泉。抱住雙關子親生女，叫了聲冤家呼了聲夢鸞。這小姐叫聲爹爹：「把兒想死，今日裡苦盡了甜來可見天。念孩兒自幼生來多命苦，無知幼小喪慈萱。自從六歲離膝下，歷盡甘酸十數年。外祖母舅舅姑母恩如海，撫養到一十六歲轉燕山。到家那是親骨肉，繼母雖賢情性偏。委宛煩難無處訴，傷心惟有自家憐。念孩兒私離繡閣出無奈，怨夢鸞不守閨門罪似山。一則是朝思夢想因思父，二則是伏家禽獸起不端。少不得軟弱場中橫鐵膽，忘生捨死作一番。幸而今昊天垂佑完兒願，此一時就死黃泉心也甘。一言難盡兒的苦，高夢鸞瀝血剖心敢對天。就只是今朝雖見天倫面，不知養我的親娘在那邊？」小姐說到這句話，鎮國王心內猶如萬箭攢。父女哭的如酒醉，黎氏賢人慟碎肝。青梅梁氏心傷感，只見那公子含悲跑向前。

雙印恐老爺過悲傷身，連忙跪在面前，苦苦相勸，高公這才止住悲哀，伸雙手攙起小姐。公子向前拜見了姐姐，小姐得了兄弟，這番歡喜不言可知。大家歸坐，青梅向前叩了老爺。高公甚喜，道：「可喜你小小年紀，有此忠心赤膽，竟能保主成功，看起來亦是非常之女。我兒以後不可以侍女看待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遵命。」素娘道：「人之志節不可以貴賤量之，妾身方才聽姑娘說起鬱海棠、李杏花之事，更令人增感。觀其舉止言談，大有良家氣概，全不似青樓中人，豪爽端莊，令人越看越愛。」高公驚道：「原來伏家畜生終於此矣！天理循環，豈不可畏！」又發恨道：「想來家中就剩了伏氏那個蠢才，及蜂兒、任婆一雙惡婦，我這一回家，定要手刃三人，方消此恨！」小姐道：「爹爹不要著惱，我母親如此這般，遭了水患，與任婆、蜂兒去年被水沖去，請父親息怒。」高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便宜這個蠢才！」又問道：「鬱氏今在那裡？」素娘道：「現在後房。」高公吩咐請來，相見以畢，後堂擺宴，共慶團圓。老爺與公子雙印至書房陪任守志共飲談心。

鎮國王含春帶笑把賢姪叫：「今日裡愚叔面聖奏當今。皇爺萬歲十分喜，令兄弟不久即沾褒獎恩。」高公之言還未盡，任守志控背躬身把叔父尊：「小姪正有表情稟，明日個拜辭尊顏要起身。這而今大人父子重相會，骨肉團圓慶滿門。原壁無虧歸趙國，已完卻小姪平生這點心。單家雖是乾兄嫂，待我之情勝至親。料想家中掛念我，總然是吊膽提心直到今。理當急速回故里，免的我哥哥提念嫂掛心。再者有春種秋農務事，裡外張羅沒有人。」高公說：「正要去請單義士，賢姪不必你懸心。只管安然住在此，我急速差人前去接滿門。合家都上京來住，朝夕相伴好談心。」雙印說：「哥哥不可多推故，那有個弟榮兄去兩離分。屈兄少住三五載，容小弟少報從前保護恩。明朝就便差人去，不過正月就來臨。」守志聞言才要講，鎮國王擺手開言把話雲。

「賢姪再莫推辭，高氏香煙，蒙君保護，這段大德，若不受愚叔父子一點少敬，高某就死也是不能瞑目。」任守見高公如此，不好再言，只得依允。高公立刻叫雙印寫了家書，次日即命兩個家丁，帶兵馬人夫，起身望前安鎮迎請合家去了。

且說馮夫人母子也是日到了岳府。原來柳黃村岳老爺先已到了。岳工部夫妻見了兄嫂，十分親敬，安置在西院。這日馮夫人母子又到，見親家良善，女婿清秀，更歡喜不盡，擺酒接風，共談高、寇兩家這段奇聞。此時曹夫人也在坐間，聽得姪兒平南得勝回來，滿心歡喜。筵散回家，瓊花小姐與衛瑤仙迎進房中，大家歸坐。只見岳老爺也是陪寶印公子回來，母女三人起身讓坐。曹夫人向岳老爺笑道：「曹賢那小子我日日以匪材呼之，不料覺剿滅了山賊，成功還朝了！」岳公笑道：「有偏夫人，我比你先知多時了。」又望瓊花小姐說道：「你哥哥已為翰林侍讀了。」小姐大喜道：「爹爹聽得誰講？」岳公努嘴道：「你母親知道，你問他去。」曹夫人笑道：「我知道，等我告訴你。你嫂嫂男裝妝掛了平北帥印，叫你女婿帶書子與你親家爹。」小姐把臉一紅，低頭不問了。岳老爺問道：「往後怎麼樣呢？」曹夫人道：「我不知道了。」老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到底知不週全，還是等我說罷。」便把夢鸞小姐金殿辯冤，高公官復原職，父女無事回府，呂相、寧佐等拿付刑庭，以往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我適才陪馮姑爺聽何中書這般說的，果是人口如飛，這京中今日有一半知道。大料不過三天，就傳遍了。等我明日去拜望拜望翰林與曹賢姪。」曹夫人說：「以長拜幼，斷無此理。忙些什麼？他自然來此看咱們。」老爺說：「他那裡知道咱們在上京了？」夫人說：「他既到了仁和縣，一定至柳黃村去看望，必然打聽著咱們。」岳公道：「忙之際萬一打聽不真，叫他那裡去找？不然我明日著人與他送信，請他二位來此相會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倒罷了。」當下瓊花小姐、書童進喜聽了此言，歡天喜地，惟有那衛瑤仙卻是暗暗酸楚。

這回書不言岳府商量話，聽表那時來運轉寇雲龍。出朝回至翰林府，安歇一夜到天明。聽得說平南元帥回人馬，心中大喜樂無窮。不暇去會別親友，坐轎先來拜兄。曹爺聽的人來稟，此時喜壞小英雄。虎步如梭迎出府，一抬頭瞧見同心結義朋。往前緊走三五步，叫聲：「賢弟呀，活活想死劣兄！」寇爺伸手忙拉住，他二人不暇見禮與打躬。滿面含悲流慟淚，攜手相攙往裡行。寇爺說：「一自衛家別兄後，那一日不念哥哥幾百聲？」曹爺回手拍胸道：「不用說了彼此同。」寇爺說：「前者遇見高小姐，才曉得兄在昭文曾受驚。是幾時到了前安鎮，大概雖知細不明。」曹爺說：「若還提起從前事，編一部新書說不清。」他二人，一面走著一面講，來至前堂內室中。敘禮已畢分賓坐，家童即便獻茶羹。寇爺說：「吾兄既到仁和縣，柳黃村岳姑母家內可安平？」曹爺說：「回兵之日要看望，又誰知合家避難早來京。」寇爺說：「不知此時何處住，急去拜望理才通。」曹爺說：「岳工部府中離不遠，明日咱兩一同行。且與賢弟吃幾盞，好敘離別久闊的情。」吩咐左右排酒宴，答應之人不暫停。抹盡調台忙擺設，他二人分賓就坐飲劉伶。寇爺說：「幸咱弟兄功名就，早晚間，該整人倫大事情。明日過去把姑爺姑母拜，迎接舍妹轉家中。先完他的終身事，小弟然後把親成。」曹爺聽畢將點頭，忽然大笑兩三聲。滿面含春呼賢弟：「咱們兩友情親敘不清，友情卻是吾年大，論親須是你為兄。」翰林大笑說：「不敢，小弟不敢這般稱。」二人正是言未已，只見那稟事家丁往裡行。

「啟上老爺：今有岳工部老爺府中差人下帖，請老爺與寇老爺。聽得寇老爺在此，將書帖付小人代稟寇爺。」說畢，將兩個名帖遞上。二人接來觀看，卻是波公的名帖。彼此大喜，遂吩咐道：「說與來人少待，就此一同前去。」家丁退下。

曹、寇二人又飲了一盞，就起身漱口，吩咐調轎，執事鳴鑼，不多時到了岳府。岳工部有事未歸，澄波公兩下相見，歡喜非常。回到前庭，曹爺拜了姑父，寇爺見禮之後，復又拜謝收妹之恩，再三感謝不盡。岳公以禮相酬，寇爺以子姪禮同曹爺至後堂拜見曹氏夫人。夫人相見了，十分歡喜，親帶寇爺至別室，與瓊花小姐兄妹相逢，又悲又喜，各訴離情。岳公子拜見表兄，岳公又命陳良、進喜各見故主。這一相見，哭笑俱有。大庭設宴，款待二人。又到東院拜岳工部。岳工部此時已回，也陪過來，彼此見禮已畢，讓曹寇二位上坐。澄波公與岳二老爺主位相陪。飲酒中間，澄波公提衛瑤仙之事。翰林驚喜道：「這小姐乃晚生救命恩人，如此這般，晚生不知，方才有失拜謝。」澄波公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卻未曾聽他道過。」岳二老爺道：「這是他兄長所為，他自然不肯告人。」澄波公又道：「老夫自到京中，也曾著人屢次尋找他哥哥衛秀才的下落，杳無蹤跡，想是死於亂軍之中了。此女幽閒貞靜，四德咸備，年已及笄，未曾受聘。他既無家可歸，我已認為己女，奉煩二位賢姪子平南平北兩人中替愚擇一少俊者，玉成此事，感得非淺。」曹爺指道：「我寇賢弟的內弟徵南正印先鋒高雙印，年少英俊，與衛小姐正是一雙兩好。」寇爺想一想道：「不錯，果是佳偶。待晚生執柯，明日去拜家岳，提說這件美事便了。」澄波公大喜稱謝。又飲了一回，方才告辭，各自回府。寇翰林即備轎差人接瓊花小姐回府。澄波公命進喜、陳良各歸本主。澄波公與岳二老爺也來回拜曹、寇兩府。黎素娘與高小姐也到岳府來拜馮夫人。次日，馮夫人帶公子保印到鎮國府來拜高公，高公父子也到岳府回拜。次日曹爺、寇翰林來拜高公，高公看見女婿文光滿面，貌如美玉，談吐風生，飄飄有凌雲之概，不由悲喜交集，設宴款待。席間談及澄波公托媒之事，曹、寇二人齊向高公提親。高公一生孤高重義，不以門楣介意，久已敬重瑤仙。聽說大喜，欣然應允，擇日行聘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錦衣衛御史蘇端將呂國材、寧佐、同壁、汪國恩、槐氏、鄭婆子及一千人等連夜審明口供，呂國材夜晚死在監中。次日五鼓，蘇公進朝啟奏聖上，天子看了如招紙，龍顏大怒，旨下寧佐、同壁凌遲處死，汪國恩、呂用、槐氏、鄧氏婆立斬。仁和縣談德、書吏侯工、賀新、伏氏、黃氏、蜂兒、朱氏、任婆、槐忠、楊五、牛三一干被罪惡男女已死，免究。呂國材死有餘辜，念其曾侍先皇，恩免戮屍。其姪呂芹杖八十，發嶺南諸葛城威遠王麾下為兵，逢赦不赦。其妻康氏、其女三從因皇后聞妃知其賢淑妝正，與其夫其父並未同謀，赦其死罪，逐出府外，令其自便。家產入官。扮盜諸人問絞。旨下之日，即將眾犯綁赴法場，斬決繳旨。

可憐那康氏夫人與三從小姐被逐出府，少不得找處存身，當賣了隨身的釵釧，買了棺木，收殮了呂國材的屍首，即時埋葬。母女苦狀，一言難盡。高小姐聞他母女素有賢名，因向高公說：「呂國材雖奸，妻女都不與同謀，時有規諫之言，奈他迷而不納，自取殺身之罪，以至帶累賢妻順女，受此無辜，孩兒聞之實懷不忍，一言上稟，不知父親大人可肯見許？」高公說：「我兒有何言語，只管說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呂小姐父雖有罪，亦丞相之女，千金之體也。彼與孩兒曾有婚姻之約，棄之有所不忍。」高公說：「何以處之？」小姐說：「依孩兒愚見，著人見呂夫人，以此言相告，接他母女到咱府中，細表衷情，奏明聖上，與孩兒同歸寇姓，豈非兩全齊美？」高公聽了，欣然點首。即命人去接呂夫人母女。果然那三從小姐為著此事正要自盡，見高公父女有此盛情，來人言詞近理，又想呂相自取滅亡，與人無尤，不由感恩佩德，前怨盡釋，欣然俯就，到了鎮國府，見了高公父女，拜謝不已。高公以禮相待，安置別院，派人服侍。後來奏明天子，欽賜配與翰林寇潛。那黎素娘因思念周老兒昔日之情，差人訪問那龍頭，見年已八旬有餘，十分康健。素娘贈了千兩紋銀，以酬其義。這也是後來之話。

且說神宗天子命九卿議定褒功品級。這日太和殿降旨，宣平南、平北二帥，隨徵諸將，當殿聽封。當下鎮國王率眾俯伏金階，跪聽宣讀。捧旨太監高聲念曰：忠孝乃人倫之本，賢杰係聖朝之瑞。故先皇立法，旌賢斥佞，賞功罰罪，冀使人人勿污青史。今鎮國王高廷贊，忠君輔國之心，昭然自雪，天人共見。其女夢鸞，孝勇忠節，閨閫罕見，四海聞名。他若單守仁拾金不貪，任守志懷義全孤，寇瓊花全節刎頸，許進喜為主賣身，鬱連英、李杏花俠義捨生，鄭蒼頭、鄭安寧隨主赴難，青梅女義膽忠肝，衛瑤仙靈心俊眼，黎氏姐妹貞順自保，撫育孤男，悉屬可嘉，合受殊恩，俱賜旌獎。鎮國王高廷贊，官復原職，仍加忠勇二字，賞黃金五萬，白銀十萬，嵌寶金冠一頂，蟒袍四身，玉帶一圍，彩緞三百端，金緞三百端，歲賜雙俸。其妾黎素娘，冊封鎮國淑德一品夫人。其子雙印，歸宗複姓，封還鄉侯，賜黃金千兩，白銀千兩，彩緞三百端。原聘衛氏瑤仙封明義夫人，完婚之日，賜鳳冠霞珮，玉帶宮花。平南元帥曹警封太原公，賜黃金三萬兩，白銀五萬兩，彩緞、素緞六百端。原聘寇氏瓊花，封節烈夫人，賜五花官誥，婚期賜妝奩銀五千兩，金緞三百端，鈔書「閨龍堪欽」金字匾一面。寇潛翰林及弟，加太子侍讀，賜黃金、白銀各一萬兩，彩緞五百端。高夢鸞平北有功，赦其竊印之罪，賜黃金萬兩，彩緞綾錦紗羅各三百端，完婚之日，賜金蓮寶燭四對，絳紗宮燈四對，明珠百粒，玉瓶一缸，珊瑚樹一棵，金如意一柄，鳳冠霞珮，玉帶錦袍，繡幔宮裙，封忠孝夫人。單守仁、任守志俱封三品中書，冠戴榮身，不願隨朝，聽其閒散。其妻平、李二氏，封淑人，賜「節義方正」匾一面，各賜黃金三千兩，彩緞三百端。鄭安寧授仁和縣指揮，即日赴任。祿氏青梅賜配為婚，封英勇宜人，賜妝奩銀三千兩，五色綾緞三百端。鄭昆、梁氏各賜壽字金牌一面，白銀千兩，素緞百端。李杏花賜配許進喜，賞銀五百兩，五色緞二十端。鬱連英封水心淑人，呂三從封順義安人，各賜妝奩銀千兩，彩緞百端。呼延平封中山公，鄭鐸封汝南公，各賜黃金千兩，彩緞百端。鄭鐸授嶺南諸葛城總鎮，威遠王年過思鄉，召換回朝，祿養終身。呼延平授潼關總鎮，順天侯年過多病，召歸養老。石懷玉授雁門關總鎮，其父石侯年過回京，各賜銀一萬。其孟昶、焦榮、羅鳳鳴、史宏、王芳、馬凌雲等，俱各按功封賞。將校兵丁概加殊恩，不必泛言。當下太監宣讀已畢，眾人齊呼萬歲萬萬歲，謝恩平身，進殿赴宴。宴畢謝恩出朝，各回府第。

且說中山公呼延平、汝南公鄭鐸奉旨協鎮嶺南、潼關，兩家各攜家口赴任。彈指間到了冬至，威遠王路遠尚未到京，順天侯先就到了。離城兩站，先有頭報到京。無汝府的老院公楊義夫妻連朝收拾安排，伺候主人。夢鸞小姐先到楊府迎候，鎮國王帶著還鄉侯騎馬出城，迎至六十里之外，會在店內。

郎舅分別十數載，今朝又得兩相逢。二人對面雙攜手，高公含淚看楊公。則見他，皺紋臉上多蒼老，目減神光半不明。長髯滿部如銀線，虎背熊腰已見躬。那裡象別時健壯英雄貌，竟雙作鬢髮然一老翁。高公看畢加悲感，楊公一見也傷情。口內長吁呼妹丈：「今日裡與你重逢似夢中。一自那年分別後，眠思夢想不安平。西涼鎮守徵回國，幸喜一戰便成功。後聞姑爺身被害，我幾乎氣死赴幽冥。好夢鸞果然能繼亡母志，楊門沾惠也分榮。想太太在天之靈定歡喜，妹妹你九泉之下目須瞑。」這老爺失聲大慟淚如雨，李夫人合家老幼慟傷情。鎮國王追往思心心如醉，郎舅倆把腕相挽大放聲。哭在難分難解處，大娘子轉向跟前勸一聲。

楊大娘子領著二爺明珍的次子五歲的小公子向前勸道：「公爹與姑夫相逢乃是喜事，豈可過悲？且請歸坐，好與姑夫慢慢談心。」又向小公子耳邊低低說了幾句。那小公子笑嘻嘻跑到楊公面前，抱住腿說：「爺爺別哭了，看看我罷。」鬆了楊公，又把高公拉住說：「姑爺你也別哭了，我與你磕個頭。好爺爺們，你們都別哭了。」說著，擠了一擠，跪在堂中，引的高、楊二公一齊破涕為笑。高公心中喜愛，雙手來拉道：「這小孫孫是那位賢姪膝下的？幾歲了？這等聰俊，快些起來罷！」小公子道：「我不起去，爺爺、姑爺爺都不哭了，我才起去呢。」高、楊二公一齊道：「我們都不哭了，你起來罷。」小公子這才站起，又跑至李夫人面前說：「祖母你也別哭了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誰叫你來勸我們？」楊大娘道：「你說是我自己。」小公子歪著腦袋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我大媽叫我的。」眾人一齊笑了。

當下高、楊二公、李夫人彼此見禮畢，明器、明珍、二位娘子拜了姑父，明器的長子年已十九，明珍的長子年已十四，也都拜了姑爺，雙印拜了舅舅、妯母、表兄、表嫂，小公子們拜了表叔，然後家丁、僕婦、使女、丫環叩見已畢，高公命擺上接風酒宴。郎舅把盞交敬已畢，歸坐談心，共訴離懷。千言萬語，一時難盡。至次日一同起身進了汴京，到無佞府，高小姐見了舅舅、妯母，這一番相會情景，有悲有喜，不須細表。楊公進朝見駕，天子侯賜養，封為安樂公。長子明器襲封侯爵，次子明珍授京營副帥。那太原公曹爺與寇翰林都來拜望。這京之事，暫且莫講。